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三师镇

• 肖林军长篇小说作品 •

肖林军 著

一座安静的小镇，因为有了三个奇特的大师而吸引外界的关注，由此而来的种种纷扰，让这里从此有了令人惊叹的故事；
一座空灵的白石山，因为出现了神秘的奇石，从而让人们拥有了对气的转变和失落的神话。

特定地域文化受到撞击，人性的欲念又有着一一种怎样宣泄的扭曲姿态！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三师镇

● 肖林军长篇小說作品 ●

肖林军◎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师镇 / 肖林军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7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559 - 8

I. ①三…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788 号

策划编辑 郝婧婕

责任编辑 齐惠民 郝婧婕

责任印制 方朋远 梁 凡 责任校对 孙丽丽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559 - 8/I · 0269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7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1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8
第九章	79
第十章	92
第十一章	104
第十二章	112
第十三章	121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41
第十六章	154
第十七章	166
第十八章	179
第十九章	189
第二十章	200

第一章

这座镇子里有三个人非常古怪。

说他们古怪，镇子里的人起先是不觉得的，只是打从外面慕名赶到镇子里来的人，都是为了见这三个人，大家才注意到了这三个人的特殊之处。

三个人的职业不同：一个是戏子，一个是酒师，还有一个是赌鬼。

镇子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大家都叫它镇子。无论住在当中或者旁边，还是从方圆几百里的山沟坳土沓晃村中往镇上奔的人们都这么叫它。镇子归益县管，益县又隶属益州市，如果不算山路，离益州也就七八十千米。镇子是繁华温敦的，自打存在之时仿佛就与世无争，但每逢三、六、九日便是最为喧闹欢乐的时刻，但这也只是属于镇上人独有的日子，至少那些资历深的老辈人觉得，镇上的这些，应与外界无关。可自从外面的人来得多了，且都折腾着轰轰烈烈、气势磅礴的架势，这便让镇子里的人厌烦了，但更多的是惶惑和不安。来的这些尽是陌生人，有五大三粗的，凶神恶煞的，雍容华贵的，风度翩翩的，装腔作势的，道貌岸然的；有当官的，经商的，教书的，唱歌的。众人脸上均挂了奇异之色，那身份也不是镇子里的人能够想象的。且说，一个瘦削得像抽了鸦片走路都不稳当的男人，却有一个粗粗壮壮满身锦衣的汉子鞠了身子傍在他旁边帮他拎着包；一个佝偻着脊背移三步就要喘七声的老翁硬是从一辆锃亮的豪华小轿车上艰难下来蹒跚而步，身边陪同着一个裹在绸缎旗袍里屁股扭得惊人心魄的妖媚女子；把脸藏在纸伞下的，戴着宽边墨镜的，大围巾捂住半边脸的，喘着气一晃三摇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古灵精怪的人都有。这些人姓甚名谁无人知晓，他们究竟是哪路人着实叫镇子里

的男男女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有更多“奇形怪状”的人也逐渐冒出来，当兵的、拍电影的、画素描的、变魔术的、要把戏跑江湖的、占卜算卦替人相面的、代写诉状书信的，甚至有人在某一面老墙上挂起了一条迎风舞动的横幅，上面写着：“本镇鬼宅七日游，打七折！”

有人跟镇上人打探询问鬼宅在哪里，镇上人茫然摇头从不知道这些东西。让人更不解的是，所有人来镇上要见识的，并非镇上的风景。何况镇上也本无多少值得入眼的风景，一条河、一座岭、一架桥。河是给镇子带来最多气息的，无论春夏秋冬，都有在河边摸拾东西的、洗衣服的、钓鱼的。那岭叫蛤蟆岭，倒是有段传说故事，但也只是在本镇人中间流传，并未形成文字传到外边。镇上的屋子除了学校和镇政府办公处，大都是用石头与黄泥浆混合垒成的，房梁也都是从岭上砍下未雕琢带着树皮的整根木头悬架上去。唯有镇上偏东方向，立着一座旧厂，那也是倒闭了多年的一家陶瓷厂。厂房的大门已倒塌，门页早让人卸下用作他途了，仓库的窗户玻璃没有一块完整的，墙砖上乌七八糟地涂着字。厂房后头的空地上，乱蓬蓬丢了一大堆碎陶瓷。仔细辨识，中间有碗有盆，有瓷人瓷马，有细杯白瓶，都残缺不全了。每逢镇上的孩子们不上课了，便喜聚于此地，玩掷投大战的游戏。陶瓷落地的声音远超爆竹炸响的声音，孩子们最喜欢了，哗啦啦噼里里清脆入耳，咕隆隆嘀哩哩节奏分明。孩子们分置几处，缺了边缘的盘子可掷成弧形飞碟，从人的头顶掠过去，然后掉在地上碎作数片；少了把手的壶子可当成划空炸弹，从人的后脑勺儿旁坠下去，扑通开炸。绕镇子一圈消不得半个时辰，实在也是没什么可看的物件。但人们都知晓，那些有来头的人要见的只是镇子里那三个怪人。

热闹的场面多了，人来得杂了，倘若没有一件确定的事情给众人交代，镇上人是会发慌的。例如有一回，镇上照样来了许多外地人，都传说是来纪念某位古代名人某年某月某日从此地经过了一趟，改变了一件鸡毛般大的史事。镇上人虽不知这位名人的细节，但有了这交代，那是热情高涨、无限配合，舞板凳跳大竿、举花幡挂彩球，沿途街巷都铺满了迎宾的碎花瓣，特产细作一路都有卖：章家最拿手的五味荷包胙，覃

家最有味儿的蘸酱牛耳朵，恭家最惊险的白酒活蛇肉，薛家最古怪的陈醋泡卵子。可这一回并无名目，镇上人就真的蒙了。就似突然有一伙人来到你家载歌载舞，欢呼雀跃，你却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有几位见过世面的老人叼着旱烟聚集在了王老人家中。他们决计要采取措施，商量着必须给镇子取个响当当、足够震慑四海的名字。

镇子再不能这么随便称呼为“镇子”。天下的镇子不计其数，大镇、小镇，古镇、新镇，河流环绕的镇、背靠青山的镇，七扭八拐钻进去就像迷宫一样很难出来的镇，不管什么镇，这“镇子”的叫法都不是个像样的名称，不符合规矩。就像天下的人在家里可以叫个什么狗娃、牛蛋的贱名那都不妨事。可出得外面，那就得有个子丑寅卯像模像样的大名，有人说这也是官名。

自打镇子来的人多了，所有东西都不够卖了。平时贱得无人关注的东西，如李阿四的鹅卵烤番薯，张拐子的青涩煮酸枣，王寡妇编的要散架的蚰蚰儿藤笼子，周癩子糊的可以透光的纸扇子……先前扔在地上都没人要没人捡，现在却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

老人们在想镇子的名字时，也纳闷当初创建镇子那一段稀里糊涂并不清晰的历史来源。有记性好的逐渐回忆起来，镇子原本就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五六十年前（或者更久远一些的年代）位于村路口的一间小酒家的地盘。那酒家的掌柜有人缘，一口云仙小曲儿的酒也酿得不错，聚在此处品酒闲聊打卦的人日复一日多了起来。后来小酒家旁边又开了一家酱油铺子，酱油铺子边上又开了家裁缝铺子，裁缝铺子边上再开起了铁匠铺子，铁匠铺子边上再开起了茶叶铺子、杂货铺子。凡是能做成生意的铺子都在这里开了，一家挨着一家延伸过去，于是镇子就这么形成了。老人们想名字都有一个相同的意见，就是要把镇子的特色加进去。例如乌篷船多的那个镇叫乌镇，石阶多的那个镇叫石镇。可自家这个镇子仔细琢磨开来，却感觉没有任何特色。如硬要算有，那就是镇子边上的那一条河，河上悬铺的那架桥，用麻条石头砌成，约二十米的距离，那桥也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就呈现老旧姿态，凡有人经过，必抖啊抖上一阵，抖得让人心尖子都颤颤的，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走在上面一不

留神连桥带人要跌入河中。镇上人都叫这桥为抖桥。

这算是镇子上有特色的桥，老人们想，其他地方必定是没有的。可镇子也不能叫抖镇啊，这名太不吉利了，预示着镇子会倒塌长久不了。冥思苦想的老人琢磨了几个昼夜，那叫一个痛苦啊，白发都脱了一帽子，手指在帽内沿抹一圈，洒在地上如根根银针。名字取不出来丢人啊，难道镇上就没有人才了吗？若张贴告示出去招贤纳士，那也是不成的，镇上人大都没几个有文化的，只会瞎起哄一番办不成正事，而且都知道他们这群老人博古通今、知书达理，如今卡在给镇子取名的事上，是多么出丑的一件事。但也不能就此放弃了，有人要将镇子传到外面去扬名，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老人们想抓住这个时机。无奈想啊想啊，脑子里塞满各类稀奇古怪的文字，仍念不出令众人满意之名。

适逢这一天王老人家的儿媳妇要回娘家去，清晨对镜施粉打扮停当，拎起绣花荷包，临出门时，见众老头想得脸皮皱折成老树皮状，脱口出了个主意：“爸呀，咱镇不是老人多嘛……要不叫老镇得了，老古董值钱呗。”

王老人盯着儿媳妇远去的背影，猛拍大腿，说：“就这么着吧，老镇不错，老古董值钱的。”用目光征询其他老人意见，可他们皆大摇其头，说什么叫老镇，这镇上不是光有老人，那群天真活泼的娃娃鬼和威武雄壮的汉子，以及水灵灵的姑娘妹儿没份？并且还有剽窃“古镇”名之嫌疑，含义却又差得太远，真庸、真俗。王老人满是惶惑，急急辩解说：“我是听岔了，听岔了的，肯定是老什么镇，中间缺了一字，不过看来也是妇人家胡乱取来，当不得真的。”

其中有位田老人不住哀叹，说：“真是扯嬉皮，这样扯下去，一百年也扯不出个结果。”第二天，他将众老人招于他家中聚集，自己戴了圆片老花镜，捧了一本《康熙字典》，说：“诸位同辈，时间紧迫耽搁不得呀，镇上的情况你们有目共睹，这是一个时机，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如果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世间万物都逃不脱一个规律，就是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多人对镇子感兴趣，不过就是一阵风，迟早要淡下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如果镇子的名字始终取不出，等这股风消散了，大家

顶多记得的也就是‘镇子’二字，天下镇子有多少？谁会想到是我们的镇子？”

众老人牙根咬紧一脸灰色，心情异常沉重，双手关节被握得“啪啪”作响。田老人又说：“当务之急，就是取名，别无他法。我等定好时日，如三天之内还是想不出稳妥的名字，就张榜通告，悬赏能人。”

王老人点了点头，说：“就这么办，起初我也有这个心思，碍于面子，不敢说出口，我们也别背思想包袱，放开思路，一边饮茶一边商议，一个字一个字地换着取，就不信取不出一个好名。”

有了王老人这番话的鼓舞，众老人轻松一些。闭目微吟，掀页细思。中途，田老人唤孙子给老人们添茶倒水，不想，却突然有了意外收获。

田老人这孙子叫田癯子，游手好闲之徒，不谋正业。七岁时他的母亲带他去山上捡石头时，被石头砸死，他便一直由爷爷带大。他父亲田普昭擅编竹器，在镇上开了一间编竹器的小店，店做得大了，便在外面雇了人搞起了分店，竹器批发到五湖四海都不够卖。田普昭常年不归，据说在外找了女人。田老人也不管，只对这个孙子溺爱得不得了，从不舍打骂，但凡需要钱物，没有不给。田老人一儿一女，女儿嫁得早，远在百里之外，平时极少回家。田老人就伴着孙子过，这孙子在二十岁时，却染得一身不良习气，好吃喝、好游玩、好赌博、好泡女子。田老人每月给的零花钱不消几天就用光了，身无分文时，便去外边做几天事，弄点儿零花钱。他做得最久的事，就是在陶瓷厂后面的白石山上捡石片子，虽然说他的母亲死在那里，但他并没有觉得害怕，山下有外面来的几个人设的一家收购店，专门收购白石山上的一些石片子，说那是上等的矿石，出的价钱也不错。田癯子跟一帮孩子混在一块儿，等他们一放学就上山挖，拎满一袋子后就拿去卖。这白石山有些奇怪，有时会整夜整夜轰轰地响，镇上人都听得见。声音一响尘灰满天，有人说这种声响已经多年了，应该是山的内部在运动，就像山体移动一样。有人就反驳，说山体移动也没那么频繁啊，估计就是山肚子里有一只大蛤蟆精，谁去惊动了它，它就会闹；如果惹恼了它，说不定还会吃人呢。渐

渐地，除了孩子们，大人都不太敢来这里。田癯子喜欢卖弄文采，给白石山又取了一个名字：响城。意思就是，一座会轰轰响的城。后来，收购石片子的店不知何因悄然撤了，有人说是那个老板运输石片子的车出了车祸，人死了，店也自然倒闭了。田癯子家的院子角落至今还搁着半袋石片子。后来田癯子没钱用了，只得去讨田老人的欢心，吟几首古诗词，勾几笔梅竹，伺候几日后，求得了田老人打赏的几个钱，又溜到了外头逍遥快活。近日，田癯子在外赌得甚大，欠下了一笔钱不敢出门，怕挨追债人打，一直躲于内屋翻看着一本美女画报，耳朵捕捉着外屋老人人们的对话，心思不断活动。一闻爷爷唤他添水泡茶，田癯子立即一个箭步蹿到老人跟前，说：“镇子取名的事简直太容易了，亏你们几个饱读诗书的老爷子要钻这牛角尖。”

众老人听到一下脸白了。被一个小辈讽刺，对于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说，在这个镇上是从未有过的事。众老人心生怒意，唯有王老人窃喜，心知这田癯子的秉性不良，镇上尽人皆知，现在贸然轻言，定然要出丑。逮着这个反击的机会，王老人不肯轻易放过，揶揄田老人说：“你孙子若不是口出狂言，必是有过人之智，我等愿意在此洗耳恭听，若是取不出镇名，想必也是个没有家教胡言乱语的疯子。”

田老人清楚这孙子生性顽劣，口无遮拦，但王老人的话已逼到这份上，无奈地接话问田癯子：“依你看，这镇子取名是怎么个容易法？”

田癯子一边颠着步子在屋子里转圈，一边细玩着手指，娓娓道来：“你们清楚外面人来镇上都是干什么的吗？”众老人摇摇头，又点点头。田癯子笑道：“大家都知道，外面人自然是冲着三个人来的，这三人都是什么人啊，一个是酒师，一个是戏子，还有一个是赌鬼，在外人眼里，那都是一等一的大师啊。”

老人们相视而笑。田癯子来劲了，去内屋端了一瓶饮料出来，自顾自地喝了一口，才接着说：“既是大师，那镇子的名儿不就有了吗？”老人们笑着的脸立刻绷紧，像是希望听到田癯子立刻说出，又害怕他会说出。田老人轻咳一下，颤巍巍地问：“到底是什么名儿？”田癯子竖

起三根手指，说：“三师镇！”

时间像停顿住了，屋内鸦雀无声。这名字突如其来，从天而降，是何等的贴切与吻合。三师镇，威武中显出庄严，有尊有亢；含蓄中带着简洁，不落伍不掉价。众老人啧啧称奇，细细咀嚼这名字，越发觉得这三师有诸多讲究：道教里的度、籍、经三师；官职里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师；星名里大熊座内的三星三师。《宋史·天文志二》：在魁西者名三师，占与三公同，皆主宣德化，调七政，和阴阳之官也。《步天歌》：稀疏分明六个星，文昌之下曰三师。

田老人大喜，脸面添欢振臂抖了抖袖子，击掌三声，说：“好名字！”其他老人悟过神儿来，纷纷说：“是好名字，好名字！”田老人吩咐取来纸砚笔墨置于案上，挥毫写下“三师镇”三个浓墨大字，手法苍劲有力，丝毫不颤，引得众老人齐声喝彩。田老人将笔掷于笔洗中，大声吩咐田癯子将墨字拿去让石匠照样子凿字竖碑，并要求全镇的人都必得捐资修坊门，筑于镇头！

第二章

三师镇最称得上景致的地方，就属抖桥了。

站立在麻条石砌成的桥上，感受着车辆经过时微微的颤动，你会双手紧抓桥栏杆，闭眼想象桥突然塌下去的情景。有时调皮地再使劲跺上两脚，桥反而没了动静。看着远处及两岸的风景，迎面感受吹来混合了河水味道的凉风，会有种要靠在桥栏杆上睡去的感觉。小镇的节奏是缓慢的，就像河中的小渔船也从来都是缓慢地从桥下穿过去，而后留下两道好看的水纹，先扩展开来，再慢慢隐去。河滩边嬉笑的人们，说话声音清晰入耳。傍晚时分，一些戏水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回家了，一盏盏的灯火逐渐亮起，有岸上窗户里的，也有小渔船上的。夜里有星星出现时，水面上就洒满了闪动的亮点。

抖桥附近离河有十几米远的地方，住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叫杨昆山，家中三个女儿，镇上人称之为“三朵金花”。镇上人都知道杨昆山是超生游击队里的顽固分子，每回他老婆冯氏的肚子刚见大，就不见了踪影。再回来时，怀里即抱了一个娃娃。人们不用问冯氏抱的是男是女，但看杨昆山的脸色就能猜着。只是最后一次冯氏肚子大起来时，她却待在镇上不走了，每天午饭后，晃悠着笨拙的身子招摇过镇，然后坐在河边上嗑瓜子，看着瓜子壳在河面上飘呀飘地流到下游去，然后对着抖桥上过往的行人唱歌。直至黄昏时，才去给几个女儿做饭。

镇上人纳闷，杨昆山胆子也忒大了吧，竟然不再叫冯氏躲藏，敢公然违抗计划生育法。后来有人透出消息，说杨昆山也是不想再生的，家里穷得几个女儿几年都没穿过新衣了，冯氏也配合计生办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可谁曾想这手术没做好，又怀上了。听得人一片哗然，说这就

是天意，或许是老天爷看着杨昆山可怜，这次真是要给他一个儿子。但善观孕相的妇人们聚一块儿聊起了八卦：看冯氏这肚子往两头下坠，进门的时候先迈左脚后迈右脚，生的肯定又是一个赔钱货，杨昆山想延续香火的念头怕是只有在梦里才能实现。

有人斥责妇人们无聊，说这判断的老招数不行了，都到飞船上太空的科技时代了，看男看女得上医院才行。又有人分析，冯氏这回是隔了十几年才怀上，不似前三个女儿一年一个生得密，应该是男孩子。妇人们笑着反驳说，这四十多岁老男人播下的种，质量谁敢保证，没准儿不是娇儿就是脓包。杨昆山不理任何人的评价，每天下河摸鱼虾拉田螺，弄满一篮子回家拿热锅炒干了，逢三六九日在镇上卖，每回必卖得净光。在众人的议论中，冯氏已到瓜熟蒂落时，生下的还是一女儿，啼哭声响彻全镇，镇上人都以为是儿子，得知后唏嘘不已，说果真被那帮妇人说中了。但杨昆山喜出望外，说不介意，这女儿必是奇人，携了一篮子喜糖和红蛋在镇上奔走相告，逢人便往其怀里塞蛋，遇着路过的小孩就朝他抛糖。

谁也没想到，两年后的杨昆山，竟与一个中年女子疯狂相恋，抛下冯氏和四个女儿，搬到镇头上的茗香阁去住了。这让镇上人大跌眼镜，也为之羞耻，纷纷说杨昆山变死相了，脑子坏了，要去跟人学坏。

那女子是茗香阁的主人，会唱点儿戏，年龄比杨昆山大几岁，还有个十六岁的女儿，便是被人称为三师之一的戏子，叫小玉凤。

小玉凤的父亲是谁，没有人知晓，就连她母亲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有小道消息透露，她母亲是在一次醉酒后与一个地质勘探员发生了关系，勘探员后来不辞而别，一直都不见踪影。她心恋旧情，企图生下勘探员的孩子让他回头，但直到孩子出生几年后，负心汉也还是不肯出现。

小玉凤没有念过书，但因一直受母亲的言传身教，住处旁又有一个戏班子，小时候常跟着戏班子里的孩子们玩儿，到七岁时，竟能有模有样地唱出好几场戏。有时戏班子腾不开人手，也会叫上小玉凤客串一回。她母亲每日醉生梦死，不是找男人喝酒就是打麻将，不太看管女

儿，任其自生自灭。有一年她贪钱勾搭了一个大官，被大官的妻子携人暴打了一顿，一张白脸被划出一条“拉链”，算是破了相。她自知在当地待不下去，带着小玉凤匆匆来到了这座偏僻的镇上。

小玉凤母亲在镇西头开了间茶馆，取名茗香阁。这茗香阁位置极好，依傍小山之下，翠绿竹林间掩映着的一栋小屋子，挨着一条清凉的小溪河。自打茗香阁开张，进出的男子便络绎不绝，小玉凤母亲虽已四十多岁，但仍留着一头披肩发，半拉着斜刘海蒙住一半的脸，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范。小玉凤十三岁时，已出落得眉清目秀，有时出手与茶客们掷上两把骰子，有时就在茗香阁唱上一两段戏曲，那唱腔与音色，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水准，惹得三教九流纷至沓来。镇上的女人凡听到自家男人有涉足茗香阁的，不管是去听戏还是去喝茶，必砸锅摔碗大吵一回。直至有一天，一个外地的导演来这里观光散心，偶尔进茗香阁歇脚，喝了口小茶，听小玉凤唱了一小段曲子。这一听不要紧，把导演惊得瞠目结舌，下巴错位。他挤到最前排，问小玉凤多少岁，师从何门。小玉凤一一作答。导演将信将疑，说：“你只跟过一个戏班子，就能唱出这等厉害的戏，你可知道，你刚才唱的那段戏是什么？”小玉凤摇头，导演说：“那可是古老的盱河戏，现在都绝版了。”小玉凤问绝版是什么意思，导演咳嗽一声，说：“你还会唱什么？”小玉凤淡然一笑，说：“会的戏多了，你想听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导演拿出皮包倒出里面全部的钱，连钢镚儿都不剩，在茶桌上堆成了一小堆，说：“你随便唱随便唱。”小玉凤说：“我唱个山西上党皮黄吧。”导演点头，小玉凤小嘴唇子一翻，金珠落玉盘般地哇啦哇啦唱起来，听得人摇头晃脑的。唱完后小玉凤又说：“我兴致也来了，就再唱一段陕西秦腔给你们听听吧。”不等导演应腔，腮帮子一鼓，吼喽吼喽的嗓音震得屋子直晃悠。周围人掌声雷动，齐声喝彩。导演脸上的微笑变成了肃然，后来僵住表情，眼珠子都不会动了。直至小玉凤又唱完一段南阳梆子，他已泪流满面，抓住小玉凤的手说：“你跟我进城吧，带上你一家人，我包你们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

小玉凤在茶桌上抽了一张钱，小心地放入小兜内，说：“我回去了，

我妈这会儿打麻将估计又输了，我得替她去还钱。”盯着小玉凤离去的背影，导演哑口无言瘫坐在椅子上手脚乱颤，口吐白沫。据说后来有人帮导演打了个电话，才来人开车把导演带走了。有人将此事在镇子上传开，几位懂点儿戏曲的资深戏迷专门来茗香阁听了小玉凤的几段唱腔，也是惊诧不已，回去围坐一团，就着花生仁与小黄酒拿小玉凤这番能耐细细评论。有人说，这天下的戏种有多少，小玉凤似乎没有不会的，可见传授她的师父是何等厉害。又有人说，拿陕西的汉调二黄与海南的琼剧来说，中间相隔万里，她是怎么学会的，得多少位师父教？还有人说，怪不得有导演来请她，听说只要她出去，在大城市一露脸，钞票就哗哗地来，难就难在她有个疯疯癫癫的妈啊。众人一片叹息，仿佛那满天飞舞的钞票伸手可及，却又被风吹走了。一位李姓戏迷建议拯救小玉凤，说：“看着这样一位大师被埋在咱们镇上，简直是暴殄天物，罪该万死。”一位王姓戏迷问：“怎么个拯救法？这小玉凤可是因为她妈在这里才不肯离开的。”一位张姓戏迷说：“这丫头还真有孝心，从没嫌弃她那傻傻的妈。”众戏迷陷入沉默。李姓戏迷突然说道：“她妈不是找了杨昆山吗？”王姓戏迷问：“那又怎样？”李姓戏迷说：“这世上就是有太多的男女情劫才有了许多故事，说不定，小玉凤会因为这事出现转机呢！”

众戏迷倍感欣慰，决定静观其变。眼见小玉凤母亲半遮着脸，像古代大侠一般，与那相貌猥琐的杨昆山勾肩搭背地在镇上的大街小巷黏得腻人，虽看不惯，却希望闹出些大乱子，越大越好，好叫小玉凤彻底灰了心离开镇上。

再说那导演不甘心，把在茗香阁录的磁带拿给几位戏曲专家听，一位老专家听得脸如死灰，大拍桌子说：“这怎么弄的，怎么弄的？这样好的东西竟然藏在这里，要是不把它挖掘抢救出来，我们真是愧对祖先！”导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可那女孩子死活不愿离开那个镇。”老专家捧着磁带，如获至宝地不停抚摸。一位年轻专家问：“这好像又是一个隐藏于民间的‘阿炳’吧？”老专家嗯哼一声，说：“这可比《二泉映月》有价值多了，单这盱河戏就有讲究，不单是有六百多年的

历史了，其中的高腔还濒临失传。近几年我们不断寻找民间艺人，仅从一些老艺人那里整理出一点儿资料，这磁带里的盱河戏，内容与唱腔，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啊。更何况，这还是清唱，如有标准乐队伴奏，效果更是绝佳啊！”年轻专家再问：“民间的戏曲多如牛毛，单这一个戏曲，会有如此大的价值？”老专家闭眼沉思，仿佛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导演不得不代为回答：“这个戏种，是要送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年轻专家“啊”了一声，久久不再说话。

不久，报纸上登出了老专家的文章，媒体为之轰动。于是不断有人前往镇上试图把小玉凤带出来。许以重金的，想做经纪人的，准备为她录唱片的，策划演唱会的，都没能成功。有了媒体的宣传，一批批的旅游者开始去镇上观光，带动了镇上的各个行业。镇上的女人每天都有收入，编个花篮织个帛带都能换钱。她们开始不那么恨小玉凤母亲了，见到她还会友好地打招呼。尤其是见到小玉凤，那是笑逐颜开地把大堆好吃的往她怀里送，惊得小玉凤避之不及。唯有冯氏对小玉凤母亲恨之入骨，她每每携着几个女儿在镇头叫卖从沟壑田垄下摸来的田螺碎鱼烂虾时，见到大群的人去茗香阁听小玉凤唱戏，便朝那方向大吐唾沫，嘴里骂着“戏子婊子是一类垃圾货色”的脏话。

有一支真正的影视摄制组来到镇上拍外景。他们架起摄影机，四处拍摄镇上的土砖墙里长了茅草的黑瓦房，两株大榕树中间延伸到河对岸的抖桥，镇尾那座废品堆得到处都是的陶瓷厂。他们又在镇西侧的一家酿酒坊喝了酒，这一喝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大师级别的人暗藏在这里。这个人就是三师镇的酿酒师——伍槐。

伍槐三十多岁，在镇西侧开了一间酿酒坊，卖一些自制的黄酒。伍槐一直没结婚，有人说是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也有人说他对女人的态度让女人害怕并不敢靠近他。伍槐有超常的嗅觉，他能闻出一碗汤面里搁了什么佐料，一瓶陈醋里掺了哪条河里的水。有一次他姑姑介绍他去相亲，他坐在一位打扮得体的姑娘面前大皱眉头，问对方是不是穿了一件前天穿过一次的衣服还洒了点玫瑰粉，来之前又加了点花露水，因为坐的是牛车，身上又黏上了吃麦秆加麸皮的老水牛的粪子味儿。姑娘慌得

蒙住了，花容失色，不知如何回应。伍槐突然凑近鼻子在姑娘鼓鼓的胸前快速闻了一下，然后缩回身子说：“你早上吃的是辣椒拌豆腐乳的巴巴干吧。”姑娘惊讶地点头，说：“你怎么知道？”伍槐说：“你出汗了呀，汗里混了多种味道呢，而且你那两个将来要喂孩子的东西前也塞了太多棉花，捂得汗的味儿都变馊了。”姑娘一脸惊恐，抽身逃之夭夭。

田癯子是酿酒坊的常客，但他并不喝伍槐酿的酒，他喜欢喝洋酒，每次他托人从外面弄回一瓶洋酒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找伍槐，让他帮忙鉴定。伍槐闻一闻看一看，有时连品都懒得品，就扔回给田癯子，说：“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田癯子就立刻明白过来，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又被骗了钱是吧……”伍槐觉得田癯子崇洋媚外，被骗也是活该。他告诉田癯子，酒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舌头给欺骗了，世上所有酒的原料都差不多，关键在于勾兑，只要把原酒的比例弄好了，任何味道的酒都能弄出来。田癯子起初并没在意伍槐的话，那天他想去赌几把，因身上没什么钱，便去田老人屋子里翻找，不小心把田老人搁在柜子上的一瓶十几年的花雕给打碎了。那酒虽然是开了瓶的，但也只喝过几小口，那还是田老人招待一位从城里来的珍贵的客人喝的。这可把田癯子吓坏了，田老人心脏一向不好，气极之下可能一命呜呼，那他的好日子也便到头了。田癯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突然想到伍槐说过的话，连忙买了两斤大虾，拿一块布包着花雕酒的瓶子碎片，登门向伍槐求助。

伍槐当时在柜台上做生意，顺手就把那两斤虾给了来买料酒的杨欣甜。杨欣甜是杨昆山的大女儿，今年刚满二十，又白又嫩，就是个子不太高。镇上的女孩子中，伍槐也就对她有点儿意思。杨欣甜性格开朗，是家中老大，到哪里都是一副大姐派头，镇上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她。杨欣甜跟伍槐接触后，便悄悄和他恋到了一块儿。镇上妇人们看不惯杨欣甜，背后议论她风骚，说看那屁股就知道，肯定跟很多男人睡过觉。伍槐从不在乎这些风言风语，他打算等母亲的病好些了，就多攒些钱，置新房和杨欣甜结婚。

田癯子对伍槐说出了自己惹下的大祸，伍槐要田癯子摆出十条帮他